

Bloom

News concept /



90后新概念 / 2013·夏 / 方达

火焰



随书赠送精美书签

长江出版传媒 | 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方达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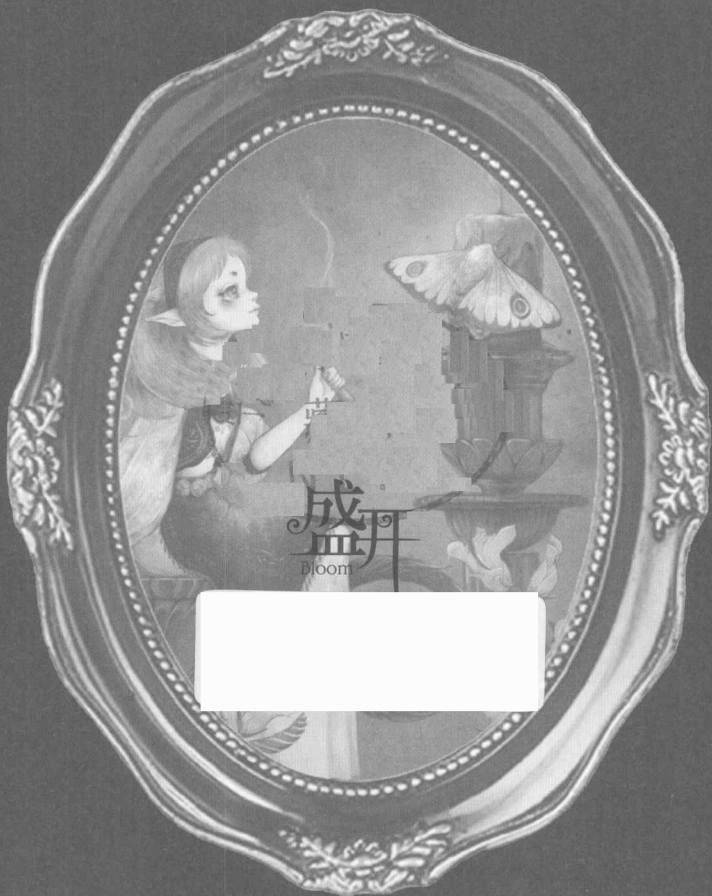
Bloom

90后新概念

火焰

6
issue

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开·90后新概念·火焰 / 方达主编. — 武汉:
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351-9371-1

I. ①盛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①H194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8182号

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
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—83619605
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5.5
字 数 248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51-9371-1
定 价 29.80元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已口三互

Contents

目录

特别推荐·小说眼

作品·白银时代

002 蒸汽机爆炸事件 / 王明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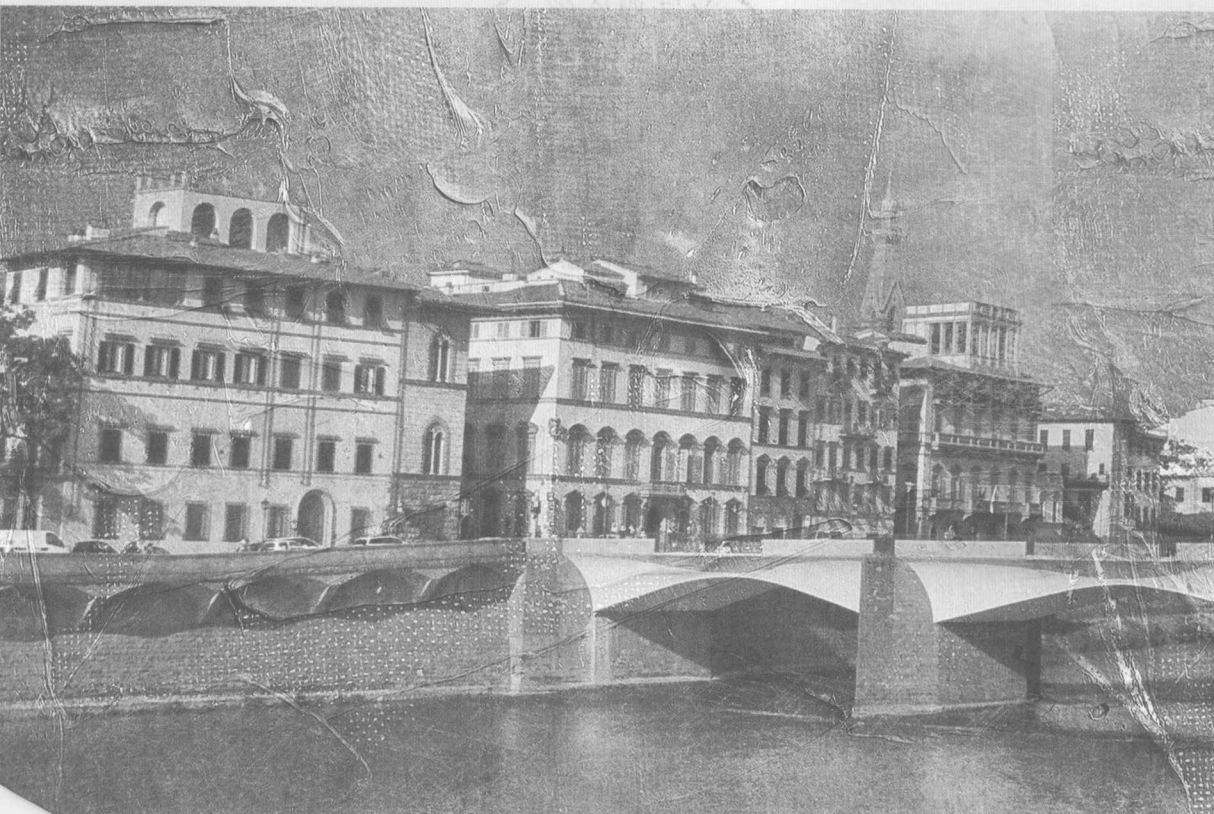
021 笼 / 王明明

051 创作谈：我写作路上的那点阿Q精神 / 王明明

056 死去的夜莺与少年 / 李伟松

069 齐结拉在多拉河畔 / 韩倩雯

092 河童 / 张烜怡





火焰
90后新概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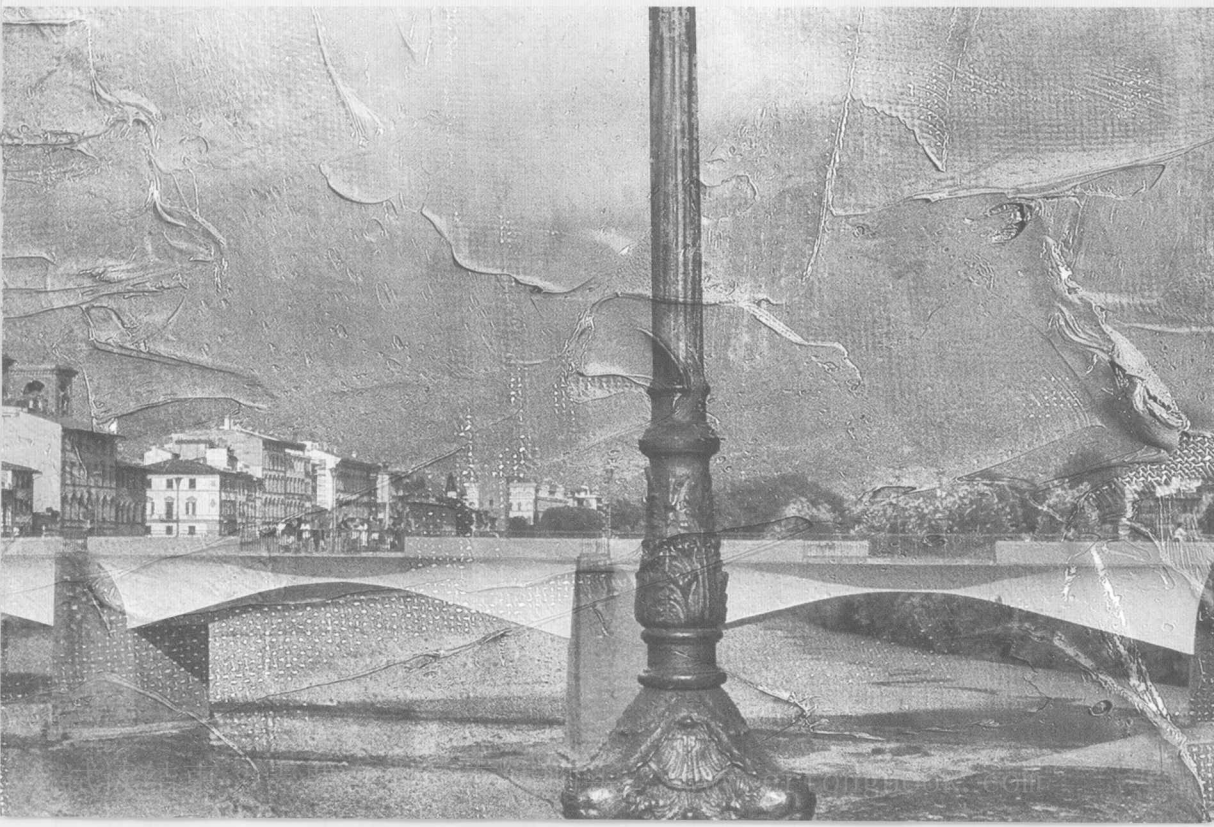


成长吧·少年

纯度·散文



夜漏 / 徐衍	100	双城记 / 禾木	134
时光是座易过敏的花园 / 潘云贵	108	✦ 独家记忆 / 另维	144
我在皋塘村 / 谢宝光	117	天上的星星，人间的你 / 弋铎	156



私语·寂寞的颜色

- 166 也曾鲜衣怒马少年时 / 顾倾城
- 170 哥特式成长 / 辛晓阳
- 175 城事记 / 苏凯敏
- 179 最美的回归 / 张迹坤





火焰

90后新概念



专栏·食色

背影·旧事

张晓和蜻蜓 / 张晓

184

是纪念，也是悼念 / 涅槃

198

最忆辣滋味 / 鲁静

190

你追不上我了 / 王天宁

220





The Selections of
New Concept

特别推荐·小说眼

蒸汽机爆炸事件
笼

创作谈

我写作路上的那点阿Q精神

王明明

男，1986年生，黑龙江人，现居江西。
有小说、散文作品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山花》
《长江文艺》《百花洲》《黄河文学》
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刊。
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蒸汽机爆炸事件

文/王明明



★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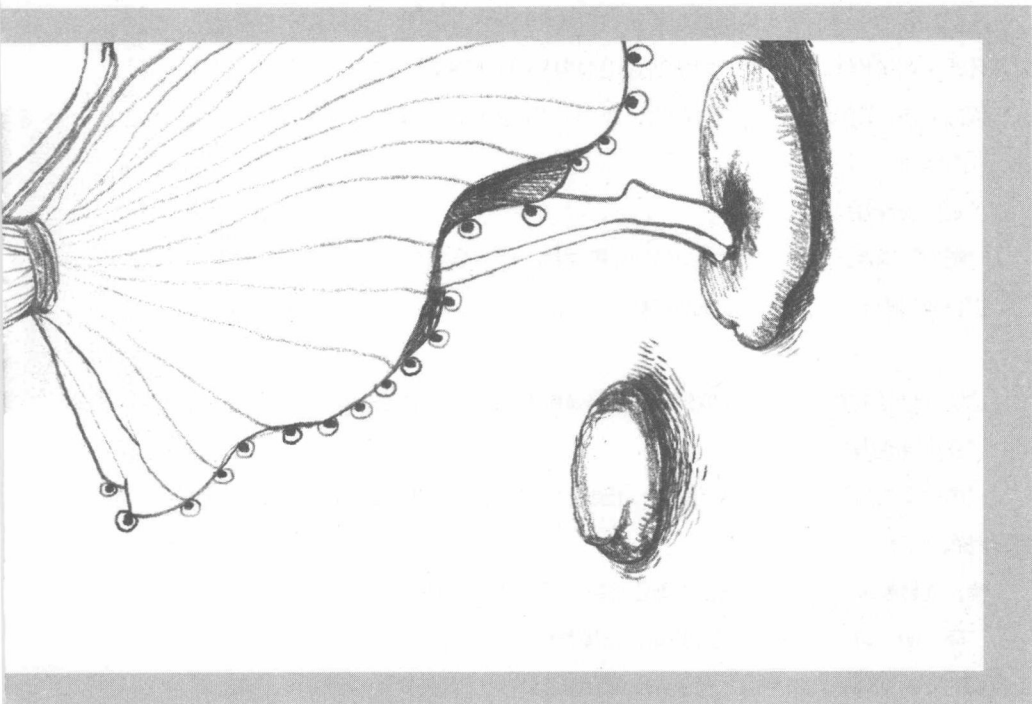
砰！一声巨响划破了我们六场的夜空。

人们从梦中惊醒，找棉袄的找棉袄，穿棉鞋的穿棉鞋，然后几乎同时推开了门。他们望着东山燃得通红的天，双手在鼻孔呼出的那团白气中搓着。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。

母亲说，那一刻，唯独云婶的家黑着灯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云婶从梦中惊醒，推了推身边的男人。她起身，刚要拉灯绳，动作瞬间被男人制止：“傻了吧你？”云婶恍悟。

“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”被窝里的男人瑟瑟发抖，他下意识地掀开被子奔窗



户去了。

“大冬天的往哪儿跑？慌什么慌，瞧你那点出息！”云婶用手拍了拍男人的头，“我先去看看。”随即，她披上了棉袄，像冬夜里一只田鼠，蹑手蹑脚地下了炕，穿过厨房，然后用力把冻得结实的门推开了一条小缝。与此同时，她看见了六场东面火红火红的天。

“着火了吧？”胡大爷扭头看父亲。栅子另一侧，胡大爷的脸在满院白雪的映衬下，清晰明朗。

“不像，八成是林场油库爆炸了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能啊！看那位置可明显比厂部远得多。”

父亲也犹豫了。

人们开始动用他们所有的脑细胞想象那声音和那团火的出处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定是什么东西爆炸了。那些年，对蜗居在山沟沟里的六场来说，爆炸，无疑是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，让六场一下子活了起来，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流，总算激起了一个浪花，还是巨浪。

“走！去看看！”

“嗯！”说着，胡大爷和父亲纷纷回屋换衣裤，然后朝那片火光走去。

雪在他们脚下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这些都是母亲的描述，但我仿佛记得自己亲眼看见了他们忙乱的那一幕。

“我是灵魂出窍了吗？”

“出你个头！”母亲冲着我头就是一巴掌，“你记得个屁！大半夜的不回家，你哪里就看到了？”

噢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那时正和生哥还有翔子准备从北大地往回走。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吓得我们直哆嗦，紧接着传来的警笛声把夜撕了个大口子，属于我们的夜的喜悦瞬间被释放。看着东天那团猛烈的火，听着刺耳的警笛声，再看看我们在冰面上烧的那堆篝火，我们猜测着毫无关联的这三者之间可能产生的联系。我和翔子怕极了。生哥故作镇定指挥着：“赶紧的，愣着干吗？放水呀！你俩想被抓走啊？”

我们在生哥的恐吓下纷纷脱下裤子，冲着火堆一顿扫射。见效果不明显，生哥和翔子又赶紧把周围的雪往火堆里踢，沾了尿的雪泥伴着烟灰冲了过来，溅了我满脸满身。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我看着他们，也笑得前仰后合。

林场的冬天黑得早。住在一栋房的人们通常是聚在一起打几圈牌，约莫8点钟的时候就各回各家了，而我们则几乎都要疯玩到10点以后。我们那片区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团，在北大地地上燃篝火、堆雪人、打游击、讲鬼故事。那些年，北大地就是我们的乐园，沉睡在六场中的一个游乐场。

我那时并没意识到，这种欢乐，会随着那场爆炸渐行渐远。

我们是在云婶家门口碰见父亲和胡大爷的。我背着一捆干黄豆秧，攥着一根苞米

杆的右手立在胸前打着节奏，生哥在我身后叼着小烟，翔子则拿“枪”指着我，时不时地踢下我屁股。那晚，我是一场游击战的战俘，被押着往回走。胡大爷冲生哥嚷：“这熊孩子，说过你多少次了，别欺负小军，没点当哥哥的样子。”

“没事儿，孩子们一起玩嘛！”父亲说。

父亲看着吸溜着鼻涕的我，摇摇头，心中生出无限悲凉。“我是指望不上这傻孩子了，说他傻吧，脑子也不比人家差；可总时不时跟个缺心眼似的，就是一副放个屁都蹦不出个响的窝囊样儿。还得亏生子他们带着他玩，都是不当真的游戏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我还真担心他被人家欺负。”父亲和胡大爷聊着天，背影渐渐消失远去。

★2

是蒸汽机车爆炸了。这是父亲带回来的消息。带回来的另一则消息竟是：胡大爷被砸伤了。

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往回走了。车轨完全报废了，火车更不用说，炸得铁皮到处飞溅，地上一个大坑，两个司机当场就死了。听说是螺栓脱落还是什么加水的问题。父亲在被窝里跟母亲絮叨着：“那冲天的火光啊！你是没见着。”父亲说，那些人都在附近捡残铁皮片，我就和胡二哥也跟着捡呗。总能有点用处，卖个废铁啥的。说来二哥也是点儿背，他就看到挂在一棵水曲柳枝头的最大的一片铁皮了，他就去够，可还没等够到呢，那铁皮反倒自个儿下来了，不偏不歪刚好砸二哥脑门上去了，划了个口子。我陪他去卫生所缝了几针，包扎好才回来的。

父亲说着说着，就出声了。我背靠着他和母亲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因蒸汽机车爆炸带来的异常，或者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，竟长久无言。

偶尔，父亲呢喃一句：“你说火车怎么会爆炸呢？”

月光如水，静静打在我们身上。

我倒觉得这实在无须大惊小怪，蒸汽机车爆炸，多么正常的事。云婶曾对我说，蒸汽机车有六个鲜红的大轱辘，而且每次开动时都会喷出很多白色气体。那得多吓

人！所以，我断定它早晚都会爆炸，不爆炸才怪！我没见过火车，火车道打六场南面过，自南向东北方向绕过，东山那个爆炸处算是离六场最近的地方了。但我猜云婶不会骗我，云婶是坐火车来到六场的，她见过火车。

虽然心中有数似的，但当爆炸真的发生后，不安还是迅猛地笼罩了我。好奇心和爆炸一齐在梦里开了花。那晚，我梦见自己和生哥还有翔子穿着生哥用木板和铁丝做成的冰鞋，我们滑着滑着，滑了很远。六场被我们抛在了脑后。终于，我们滑到了蒸汽机车爆炸的东山脚下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蒸汽机车拉来的罕见玩意儿——块状或颗粒状的黑色固体，它们多数油光锃亮的。生哥拿起一块，激动地说“是煤是煤”，我便在生哥的叙述中头一遭知道煤这种东西。生哥说是用来烧火的，我问他那会不会烧出跟它一样黑色的火，生哥摇头说不知道；我们还看到蒸汽机车拉着绿色车厢，里面坐着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衣着光鲜，吃着我梦寐以求的康师傅碗面……蒸汽机车拉来的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外面的世界，它们让我们欣喜若狂，它们的呼啸而过又让我们忧伤。然而，砰的一声巨响，车头爆炸了，火车就停下了。外面的世界瞬间在六场停住了，和六场一起停住了，从此有了六场的血液。

更让我惊奇的是，我还梦见了母亲向我描述的那些场景，那些突如其来，让他们准备着出发去看爆炸的场景；梦见了母亲说的为什么只有云婶的家黑着灯。她们妇女总是关注着和男人们迥异的话题。母亲在爆炸的第一时间，发现了云婶家黑着灯。她说：“她会不知道爆炸？她会睡得那么死？不可能！指定是屋里有人，不方便开灯开门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别没事找事这么三八。”

母亲气急败坏：“怎么的？那贱货风韵犹存你心痒痒了？心疼了是不是？你们男人没一个好货！”

我在梦里竟然笑出了声音。我梦见我就是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敲开了云婶的门。

★3

夜，如期而过。

人们是从第二天开始大规模地谈论那起爆炸事故的。人们像围成一堆的无头苍蝇，变换着句式：“我听说……”“你知道吗……”他们明明都远远地看见了那爆炸的火光，可他们仍然像谈论一场除了叙述者外其他人都毫不知情的一个秘密、一场阴谋似的窃窃私语。好比听者听到了世上最惊世骇俗的新闻，得到这样的消息对于听者来说该备感荣幸、该对叙述者感谢万千似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昨晚正在和面，就看见窗户上一片通红，那一声地都颤了几下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地震了，我摸黑打开灯，啥都不知道了。”

“我听说那是一列油罐车呢，你说这幸亏抢救及时，要不然这要是整列车都爆炸了，那还不得把咱六场掀个底儿朝天？”

“可不是。听说离得近的人家，窗玻璃都被震碎了。”

“我听说炸出了一个坑，都能做池塘养鱼了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？那火一下蹿出几十米高，都赶上楼房那么高了。”

“我听说，副驾驶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可惜了。”

……

人们开始在林场的各种公共场合谈论，爆炸一下从东山脚下遍布到了场门口、街道、山冈、田地以及各家各户的炕头、炕梢。版本更是五花八门，每一种都说得有模有样、亲眼所见一般，每一种版本和另一种版本之间却又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“咦，云婶，你昨晚在干啥？怎么没见你家有动静？”母亲终于忍不住道出了她的犹疑。

“我……”云婶思虑了几秒钟，“我也听到了，我都吓坏了，没敢出门。”

母亲和胡大娘轻蔑地望着云婶：“你那么胆小啊？”

“哈哈！”接着母亲和胡大娘笑作一团。云婶低头不语，面露尴尬。

当然，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：好好的机车怎么会爆炸呢？

“憋的呗！”母亲说，“这东西跟人一样，憋不住了，就爆炸了呗。简单！”说着，她瞄了一眼身边的云婶，从手中甩出一对红桃4。

众人哄笑成一团，云婶迎合着。

母亲、父亲、胡大娘和云婶四个人又在胡大娘家的炕上围起了牌局。这次胡大爷没有加入他们，而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炕梢，手时不时摩挲着额头的绷带。

父亲用脚触了一下母亲。

“七嫂说得在理儿，这车跟人一样，憋不住了，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；憋不住了，就来个下马威——炸弹！”说着，云婶把手里的牌一股脑死命摔在了炕上，她又赢了。

“你今晚运气倒不错。”母亲心有不甘地说。

“还行。拿钱拿钱，麻溜地。”云婶摊开两手，手心朝上，翘兰花指般往里扣着手指，做出收钱的动作，从耳根泻下来的波浪大卷发微微晃荡着。母亲和胡大娘的口袋眼瞅快见了底。

这一晚，胡大娘没有和母亲站在同一条战线。整晚，她的牌打得心不在焉。手里攥着扑克，心却早变成了绷带，把胡大爷的头缠得紧紧的。

“你说这点儿背真是喝凉水都塞牙，人家开车的给炸死了倒情有可原，你看这去捡便宜的便宜没捡成反倒挂了彩。这说出去都叫人笑话。”胡大娘心不在焉，对身旁的胡大爷努了努下巴。

“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测，有些事就是没办法。你就拿我来说，谁能想到我家那口子突然有一天就双目失明、卧床不起了？命中注定，你说我是欠谁的了？”玩牌的云婶把她的遭遇说得轻飘飘的，像是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

这话让胡大娘极为不满。“呸呸呸！”她夸张地吐着云婶。

云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叙述足以让身边的人大为不满。母亲理解成她这是在诉苦，诉苦体现出了一种让母亲痛恨的软弱。假使是母亲，她会做得更好，会把全部的担子都担起来，比她云婶做得还要好几倍。因此，母亲充满了不屑。

胡大娘的不屑则更多了讽刺的意味，她说：“生活中还是离不开男人啊！”她声

音很大，却没半点理解之情，反倒同样是不服气，盛气凌人。仿佛是在说：若是我，准能洁身自好，没有男人又能怎样？我挺得住。

★4

云婶没挺住。

众人口中的那个神秘男人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没人知道是谁。人们只是有几次在华灯初上时看见有男人的背影闪进云婶家，却并不知道男人是何时离开的，更不确定他们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男人。

云婶不是土生土长的六场人，也不是闯关东到此地的外乡人。六场这地方的人，归结起来由三部分组成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父母和胡大爷那辈闯关东过来的外乡人，以及更年轻些、从“山下”上来的人。云婶正是这从“山下”上来的。这一部分人通常是到六场最晚的，也是不系统、零零散散陆续出现的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那会儿，云婶和她男人——一个叫张小云的小个子男人从“山下”上来了。在六场，通常把六场以西称为“山下”，出了六场往西也就立马出了小兴安岭了。六场是进小兴安岭往山坡上爬的第一个林场，西边所有的市、县都远比六场地势低得多。

“山下”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叫张小云的男人又黑又瘦的，远比不上山里男人高大。他穿一套劳动布的蓝色衣裳，一双脏兮兮的解放鞋。云婶却人高马大，足有一米七的个子，比她男人高出整整一个头。在六场，像云婶那样三十出头的已婚妇女全都剪了短发，云婶却是一头长发盘在脑后，拧成了一个馒头大小的发髻。她也不像六场的妇女粗布麻衣，而是披红戴绿的，十分鲜艳，可即便再鲜艳仍旧掩盖不住云婶细滑白净的皮肤。她没六场的妇女们结实，体型有些虚胖。用六场女人的话讲，一看就不像个能干活、会过日子的人；六场男人则背地里咬牙切齿。她太水灵了，看她那低头的莞尔一笑，这不整个就是个豆腐西施嘛！太招人稀罕了！哈哈……男人们酒足饭饱后蹲在门口抽着烟议论着：怎么就跟了那么个矧子了？糟践人了。唉……

云婶和她男人是带着手艺来的，那就是做豆腐。他们带来了六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豆腐坊。我们平常人家都是用铁锅，云婶家却有一口有整个铺炕大小

的水泥锅，四围一圈平整的水泥锅台，锅底比寻常人家的要尖，像一只巨大的陀螺扎在她家的仓房里。

云婶和丈夫每天天刚擦亮就开始忙。他们把豆子用石磨磨成豆浆，把磨好的豆浆倒进水泥锅里煮，边煮边点卤，变成豆腐脑，再变成豆腐。等我们早上起来时，云婶家的豆腐刚好出锅。云婶不仅卖大豆腐，还卖豆浆、豆腐脑、干豆腐。那些年，母亲最爱吃云婶做的豆腐脑，加点葱花、香菜，再加点酱油，一搅拌，香气就足以让整栋房都醉了。父亲则偏爱云婶家的豆浆，母亲就隔三差五地用暖壶去云婶家装豆浆。我则最喜欢看云婶和她丈夫扯干豆腐。“嚓——嚓”，一张接着一张的蒙布被揭开，像学校里复印卷子的复印机一样。只是不像复印机弄得人满脸满手都是蓝墨，反而是那么干净的白。不一会儿，白蒙布被揭了一大堆，干豆腐揭出来厚厚的一摞。云婶把蒙布一条条洗净，晾在院子里，她整个院子就随着白布不停地在风中起舞，仙境一般。孩子们就围着那一片片白蒙布捉起了迷藏。

云婶和丈夫日复一日地忙着豆腐坊的生意，却并没有你耕田来我织布、夫妻双双把家还的甜蜜。他们白天围着豆腐忙，晚上蒙着棉被忙，可转眼两三年过去了，云婶的肚子仍旧不见动静，夫妻俩的豆腐做得就越来越没劲头。渐渐地，他们不再起大早了，每天一锅的豆腐生意变成了两天一次、一周一次，或者心血来潮随便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做一次，其他时候一律关门大吉。

“云婶，今天有豆腐卖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人们越来越多地得到否定的答案。久而久之，自家的生意倒被自己给做砸了。

都说孩子是生活的调味剂，那意思听上去好像不调味生活也能继续似的，可事实却是，即便能继续，那也不叫生活了。生活变得平淡如水，偶尔的波澜也不是喜悦，而是绵绵不断的家庭斗争。矛头自然是云婶的丈夫引起的，他骂云婶是只不会下蛋的鸡，然后隔三差五地抽出腰间的皮带，拿鸡练练手。

云婶的皮肤不再像几年前那么白皙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青一块、紫一块的。我无数次看见云婶被丈夫扫地出门，然后她在门口看见了我。她对我喜爱有加，她说：“小军你放学啦？过来过来，让云婶看看，我这有块糖。”